

倪竹 著 **李克士**  
**水球探险记**

上  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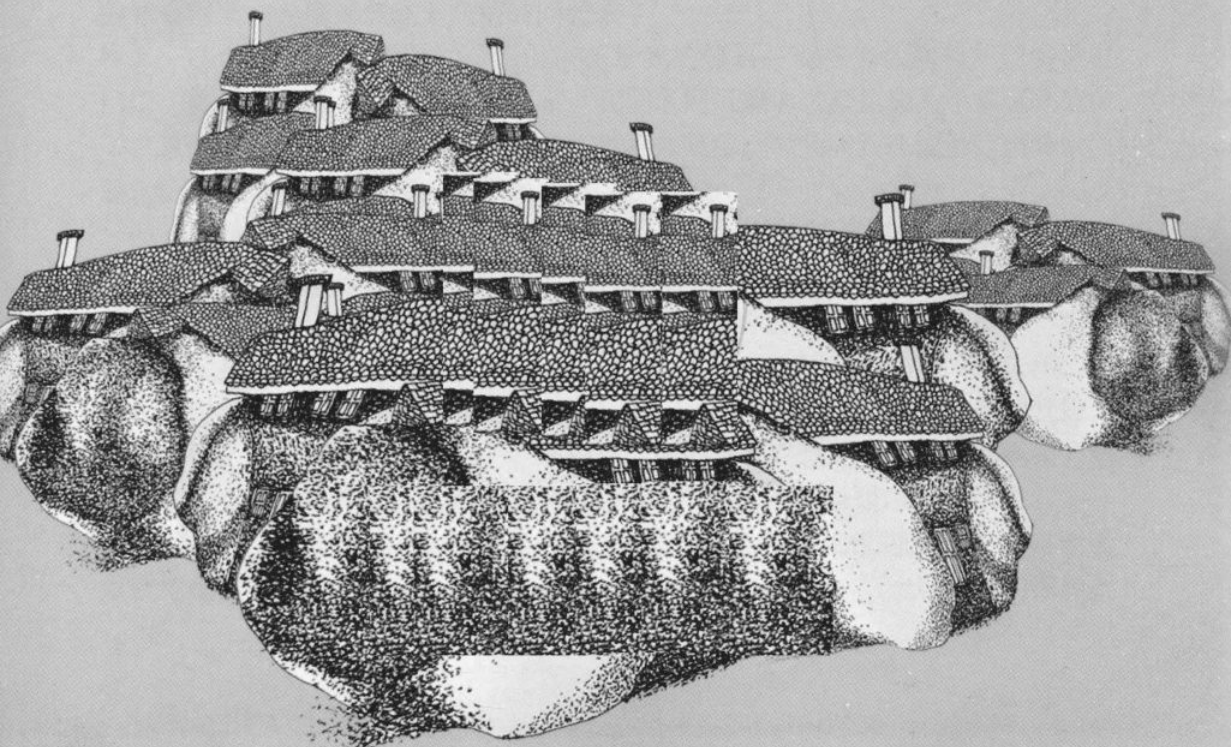


倪竹 著

# 李克士水球探险记

上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**倪竹**，女，云南峨山人。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当过中学语文教师，发表过《背水之趣》、《花鼓声中》、《大缸见证了……》、《江中城——峨山》等多篇散文。

2008年的某天，洗车过程中萌发创作系列环保科幻小说的愿望。三年后，《李克士水球探险记》（上、下）杀青。创作该书的目的是以此警示人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
生活信仰：“凡事每天做一点，成功离己不遥远！”



## 第一章 美妙的婚礼

梦幻中学是云山市里的一所城郊中学，学校坐落在巍峨的鸡冠山下，校园环境优美、清静，是个学习知识的好地方。校园里共有六幢崭新的大楼，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，其中相连的两幢是男女生宿舍楼，一幢教学楼，一幢实验楼，还有相对的两幢是教师住宅楼。六幢大楼围住一个四方形的花园，花坛是用花砖砌成的，花坛里有全校师生一起栽种的月季、一串红、玫瑰、满天星……花坛围住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，在草地中央点缀着一个荷花池，荷叶浮在水面上，池里的观赏鱼成群地游着。教学楼前的过道旁立着一架宣传栏，教学楼后是学校的运动场。学校建校历史不长，办学规模也不算大，全校师生共有1000多人。

学校前面有一条小河，河水一年四季都在流淌着，常常是清澈见底，河床上到处是干净而奇异的鹅卵石。夏天的暴雨泼洒下来，汹涌的河水里裹住些山上的石头和泥沙，填满了河床。从此，整条河就不再安静了，发生了一些神奇古怪的事情……

一到夜晚，那些鹅卵石似乎被神仙点石成金了，也就赋予了生命，还会闪闪发光，运气好的话还能听到它们说话的声音。鹅卵石会说话，奇怪了！梦幻中学里有人能听懂鹅卵石的对话，就更奇怪了！夜色渐浓时河岸边就会热闹起来，鹅卵石相互间会探讨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
“去年，我还在山上，一棵山茶花是我的邻居，现在怎么就到梦幻中学的门口，而且还变成了椭圆形的鹅卵石，我们之间只能通过颜色和大小来区分彼此了，真麻烦！”从鹅卵石中传出话来，也不知是哪一颗鹅卵石在说话，声音嫩而脆，话语里还带着些不满的情绪。

这时，整个河岸里的鹅卵石都在闪着光泽。鹅卵石忽然变成无数张圆脸——有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每一张脸的表情千差万别。

一颗鹅卵石在跳跃中恨恨地说着，仿佛能听到它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我在一棵万年青树下躺了上千年，压抑了太久……太久……让我无比郁闷！去年，那棵长寿树枯萎后终于摔倒了，是泥石流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我啊，真是运气好，不然的话……憋闷死了。”说完，跳跃着的鹅卵石高兴地眨了眨眼皮，继续闪烁着光芒。看来！这颗鹅卵石来到这里后显得万分激动，而且是求之不得的。

“在山上不是很好的吗？我们来到这里……就变得无家可归了，说得难听点就像流浪狗似的。我宁愿在山上待着，也不想来到这里。”一颗小巧的鹅卵石

若有所思地说，声音里藏着淡淡的哀伤，它对前途充满了忧愁和渺茫，“今年，只要雨季一到，我将会在河水里消失的……我留恋以前的日子。”

“老待在一个地方，多没趣！你不喜欢在河水里走走停停吗？我可喜欢这样的生活了，”一颗鹅卵石的圆脸上堆满着微笑，它愉快地说：“过一段时间换一个环境，不就有种新鲜感了吗？”那颗鹅卵石似乎对新事物特感兴趣，继续说着，“还是现在的日子好，走到哪里，日子就过到哪里，别想得太多啦。”整个河岸不再宁静了，鹅卵石们的对话一直要持续到深夜。

鹅卵石们白天拼命地吸收太阳光，一到夜晚竭尽全力地绽放光彩，河面因此变得色彩斑斓，相互之间还在暗暗地比试着谁绽放的光彩美丽耀眼。整个河面的嚷嚷声中还能看到无数个拖着长尾巴的影子，像流星，又像妖魔……它们或隐或现——原来鹅卵石是有生命的。

真是太可惜，学校里只有寥寥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听懂鹅卵石们的对话，能欣赏到河岸边的美景。梦幻中学里的李向东老师就是能听懂鹅卵石说话的人，也能看到鹅卵石的绚丽色彩。夜色笼罩时，他鬼使神差地来到河岸边听鹅卵石们说话并与它们交流。当李向东与鹅卵石对话时，他那双耳朵还会不停地抖动，但他说的话只有他自己和鹅卵石们明白，真是怪胎老师！除此之外，李向东的双耳出奇的肥大，害得他只有留着长发遮住大耳，从来就不敢剪短发。

“孩子们！我来了，你们还好吗？嚷嚷吧！”李向东一到河边便会冲着河岸喊，他每次到河岸边都要不厌其烦地说这句话。就因为他的到来，整条河就会变得热闹非凡。

“我们的朋友来了，开始绽放光彩吧，开始舞动身姿吧，还有……”鹅卵石们只要一看到李向东来了，都会这样说，说完后鹅卵石们拥在一起，在欢呼，在雀跃，完全像一群吵闹得失控了的孩子。河面不再寂静，神奇故事就在这里发生着，演绎着。

学校背后有一座外形像鸡冠的山，巍峨耸立，所以得名鸡冠山，那是学校坚实的靠山。李向东的大耳朵还能听见从鸡冠山上传来的雄鸡的报晓声，那是他天然的起床闹钟。鸡鸣三声后，要是李向东还赖在床上不起，就能听见玻璃杯摔到地上后清脆的破碎声，吓得他一个筋斗就从床上蹦起来，眯起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检查茶几上的玻璃杯可好。他常揉着眼皮，睡眼蒙眬地骂道：“可恶的声音！就连睡个懒觉的机会都不给。可恶的东西！我的玻璃杯完好无损呢。”然后他又一头栽倒在床上继续睡。后来，李向东经常听到玻璃杯摔碎的声音，就不再蹦起来看了，而是一直赖在床上不起，直到睡得不再打哈欠为止。

鸡冠山上茂密的树林里有很多漆树。春天里满山是娇嫩的叶子，叶面绿中泛红；夏天的漆树叶由浅绿色变成深绿色，绿得诱人；秋天的漆树叶把鸡冠山都染红了，红得让人心花怒放；但一到冬天，只有光秃秃的漆树干，羞涩地站着。

漆树气息是漆树身上散发出来小精灵，它们是不甘寂寞的，经常藏匿在微风中，悄悄地潜到学校里来，在人们的脸上或手臂上搽上点怪东西。接着，人们的皮肤上就会长出一块块的疙瘩，红肿并且瘙痒得难受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骚扰的，要看个人体质或其他原因。学校里的师生都不敢随便到鸡冠山上去，担心一不小心又会惹着漆树气息，皮肤又要受到伤害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伤害打击着人们的自尊心。

太阳出来了，一缕缕的阳光中夹着微风扑面而来。

“我们到山下活动活动筋骨，抖擞抖擞精神去，走吧！现在学校里正是课间休息。”漆树气息在鸡冠山上聚集着，就要随着空气，在风的助推下向山下飘下来。

这时候，初一（3）班教室外的走廊里站着许多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，他们正在课间休息。

“昨天，我被漆树气息骚扰了。你们看，我的手臂、脸颊红肿得厉害，就像红疹子一样的东西丑死啦。”吕小晓使劲地挠痒，满脸苦瓜相，气愤地说，“谁看见漆树气息就告诉我一声，我非宰了它们不可，为我变丑女报仇雪恨！”说完，她恶狠狠地瞅了一眼鸡冠山的方向，仿佛要把无数棵漆树按到泥土里似的。

“屁话！漆树气息会让我们看见吗？要是看见了就不叫漆树气息了。”吴大用不假思索地说，他似乎对鸡冠山上的漆树气息特别了解，“我们是看不见的。即使变得奇丑无比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别说了。我们一谈到漆树，可谓是谈漆色变，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鬼东西，跟可怕的魔鬼、幽灵差不多，你想躲都没地方躲。”普姗姗就像真的遭遇到漆树气息一样，连连后退，伸手挡在眼前，就像要挡住什么东西似的。普姗姗是吕小晓的同班同学，她的脸上也有些红疹子。

“你们看，方校长正站在鸡冠山的山脚下，他手里举着一个木板做成的简易牌子，上面用红油漆赫然地写着四个字‘禁止爬山’。”吕小晓指着鸡冠上的方向说，接着她又无休止地抱怨道，“但是……昨天……我根本就没去爬山，就连鸡冠山的山脚都不敢靠近，怎么就倒八辈子霉了……”吕小晓把脑壳上的头发使劲地往脸上按了按，让更多的头发遮住满脸的红疹子，“这些疯气息，不知什么时候又要来了，我们回教室里去，别让它们撞见了。”说完，吕小晓和普姗姗一起快步走进教室里去了。

吴大用向鸡冠山的山脚处扫了一眼，方校长已经把简易牌子稳稳地插在那里。吴大用扑哧地笑出声来，他得意地说：“四个红艳艳的字能震慑敢于冒险的学生吗？我可不怕，那东西对我不起作用的，别瞎忙了，我的校长先生！”不一会儿，上课的铃声飘过来了。无数的漆树气息刚好游到教学楼处，被一扇扇紧闭的教室门隔在外面了。

近几年里，不知怎么的，鸡冠山上的漆树在陆续不断地枯萎，满山的绿色中夹着些枯黄的干树枝，真是莫名其妙！是消耗太多的漆树气息枯萎了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？简直找不到答案。这几天，特别爱思考的李向东老师，也受到漆树气息的骚扰，满脸是红肿的鸡皮疙瘩似的东西，挠也不是，不挠也难受，他可是恨死漆树气息了，但又无能为力。

李向东是一个非常随意的男人，瘦高个子，一双大耳朵紧靠在脑袋的两侧，长发盖耳，满脸胡须。上身是黑色的T恤衫，外套灰色的夹克，下身是肥大的牛仔裤。黑皮鞋干渴得长出许多细小的裂纹，一定是买鞋后从不擦鞋油，就像人脸上的细小皱纹，从不用油脂滋润。他是从本地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，学习数学专业，在梦幻中学教授数学，是数学学科的校级骨干教师，教起书来有自己的一套风格特点，很多学生喜欢听他的课，亲切地称他为怪才老师，也有学生私底下叫他大耳朵老师和怪诞老师。此时，他腋窝下夹住数学课本，急匆匆地走进初一（3）班的教室。刚踏进教室，李向东老师就紧张兮兮地把教室门砰地关上了，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那些怪兮兮的漆树气息挡在外面了。只见他低头走到课桌前，随手把数学课本抛到讲桌上，然后慢慢抬头面对一双双亮汪汪的眼睛。

“同学们，大家看我的脸，难看吧……都是漆树气息干的好事！唉，这些天真够呛的！”李老师在学生面前显得无可奈何，满脸的红疹子让他在课堂上不敢过多地正视学生，很多时候是低头自顾自地讲课，但有时候奇痒无比，他只好伸出满是白粉笔灰的手掌使劲地揉搓着脸庞，以致满脸灰扑扑的。看到李老师变成这个样子，吕小晓也为老师打抱不平，她岔话了。

“哦，李老师，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吕小晓双手捧着脸蛋说，“山上的漆树气息是不是特别喜欢我们，要不然不会在我的脸上乱点乱画。”听到吕小晓的话，学生们哄然大笑。李向东也笑得脸红脖子粗。

“李老师，漆树气息为什么不敢侵犯我呢？我想，它们是欺善怕恶。”吴大用就像回答问题似的立正站好。

“欺善怕恶？”吕小晓霍地站了起来，似乎抓住吴大用的把柄似的，“这么说我们是善良的，你是恶毒的，所以漆树气息都忌怕你，是吗，吴大用？”

“谬论，简直是谬论。”吴大用知道用错词了，大声辩解着，引得其他同学哄堂大笑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坐下。”李向东制止道，“别为被这些无聊的事困扰着，我们继续学习……”满脸通红的李向东老师带着学生们学习了数学中的函数部分，直到最后几分钟他又给学生布置了两道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作业。

“今天，我给大家留两个问题‘鸡冠山的漆树为什么死亡了，漆树气息为什么喜欢骚扰人类’。你们去查阅资料，揭开这个可怕的秘密。”说着，李老师拿起白粉笔在黑板上咔嚓咔嚓地写下两个问题，然后急匆匆地走出教室，就像在

躲避什么东西似的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也算是可怕的秘密吗？”吴大用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想问问老师，但已经见不到李向东的影子。

“老师说得对，我们要用心地去研究漆树气息。但它们为什么喜欢我的脸呢？”吕小晓想不通地问，还抹了一把就像涂上西红柿汁的脸。

“去去，别瞎扯，什么喜欢不喜欢的。漆树气息最怕我，不敢随便加害于我。对于老师布置的两个问题，我没兴趣。”吴大用心烦意乱地说，他烦躁得伸出爪子似的手指猛地挠着头皮，滑溜溜的头发被他抓得乱蓬蓬的，就像枯萎了的乱草地似的，接着他嘟囔道，“函数部分有点难度，我听了一节课根本没有收获，老师竟然还布置了两道怪题……气死我了。”

“那么简单的函数问题都搞不懂吗？跟你的名字一样无用。”吕小晓暂时忘记了脸上的红疹子，挖苦道。

“一节课下来，李老师根本就没看我一眼，怎么可能听懂？唉，他跟你一样变成丑八怪了。”吴大用假装苦恼地说。

“哼！吴大用，你敢说老师是丑八怪，小心你的脑袋。”吕小晓咆哮着说，还猛拍了一掌吴大用的肩膀，直逗得周围的同学笑开了。

李向东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，生活中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就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肯罢休。连续几天他都在潜心研究漆树为什么死亡，还有漆树气息是怎么回事等一些问題。在学校教书是他的正业，课余时间就是啃书、嚼书，一些科学探索发现的书籍成了他的挚爱和宝贝，这样的书捧在手心里，可谓是爱不释手。他可以不吃、不运动，甚至可以拒绝交友，但不能不看书，所以在学校里是个出了名的书呆子，钻到一定深度，便写点科学幻想方面的文章，有几篇代表个人观点的文章还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过，这些事同事是一点也不知道，因为李向东是个喜欢沉默的男人，做人做事低调，从不想声张，也不声张。

新学期伊始，梦幻中学来了一位大学生，学物理专业，她叫张想，瘦高个儿，一双大耳朵藏在长发里，豆芽菜形的身材，眼睛高度近视，一副大而圆的老式眼镜架在长着细斑的鼻梁骨上，显得厚重、沉稳。她是刚分到梦幻中学教授初一（1）班和初一（3）班生物课的新教师，给人的感觉也很特别，眼镜下似乎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，感觉神秘兮兮的，满腹经纶的样子。

张想老师来到梦幻中学后，就住在李向东宿舍旁边的一间更小的单身宿舍里，两人之间只是一墙之隔。每天，她除了上课，就是看书，不喜欢与其他教师交流，独处的日子多，一副埋头工作学习的样子。

课间休息时，初一（3）班的学生们聚拢在教室外的走廊里，就会说到张想老师。

“张想一定是个爱思考的老师，你们看她的名字里有‘想’字，看来学习

知识要多想。”吕小晓和她身边的同学讨论着张老师的名字和长相，“张想老师的耳朵太大，和李向东老师的一样大，大耳之人是有福气的。”喜欢张想的学生很多，同学们抓紧课间休息时间，总是把张想老师挂在嘴上。

“张想老师教我们生物，一定能教好的，你们看她那副眼镜就知道了。她是博学之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博学之徒……”普姗姗也看好张想老师，她得意洋洋地说道。她笑起来时一双小眼睛眯成了两条缝，深蓝色的校服套在她身上显得特别宽松，粗大的裤脚几乎把她的白球鞋遮住了。

“我们是博学之徒吗？哈哈！”大个子男生巫云笑着问，他靠在走廊旁的白色墙壁上，双手放在臀部下压住，“你们太自信了吧？”

“难道不是吗？我非常赞同普姗姗的说法。”穿着男性化的女生李童反问道，她看上去真像男生，只是说话奶声奶气的。

“那就勉强算是吧。但说句老实话，我只可以算是半个博学之徒。”巫云看着身材小巧的李童，谦虚地说，“准确地说，我们应该是博学之人的徒弟，而且是新徒弟。”

“过分的谦虚就是虚伪啊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，巫云？”吕小晓放开嗓门地说，她脸上的红疹子似乎红得更显眼了。只要一下课总能听到吕小晓的说话声，她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嗓门。

学生们站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继续谈论着，这时候张想老师突然出现在走廊上，就像从天而降，吓得学生们哇的一声就散开——跑进教室里去了。

果然，张想老师所教授的课，学生们反应最强烈，没有一个学生不佩服她的渊博学识，没有一个同事不羡慕她那与生俱来的亲和力，就连方校长也在教师大会上频频点头称赞：“年轻有为，后生真是可敬，可畏！”

在学生的爱戴和敬佩中以及同事们羡慕的目光中，张想到梦幻中学快半年了。

“大家快来看啊，李向东和张想成名师啦，红榜上粘贴着他们的相片，还有他们的先进事迹……”吕小晓同学大声叫喊着，课间休息时，她和普姗姗想到教学楼前的草地上晒晒太阳，无意间有便了惊人的发现，“我们真幸运，能遇到这么优秀的老师。我最怕学生物，以后就……嘿，简单了。”一群男生立即围拢到宣传栏前。这天，吕小晓脸上的红疹子已消退完了，但满脸都是粗糙的死皮，脸上就像撒满了雪花似的头皮屑。

在教学楼前面的花坛旁边是一座宣传栏，栏外用玻璃门扣着，宣传内容是刚换进去的。此时，有的同学听到大嗓门吕小晓的叫喊声，便从教学楼上慌忙奔到宣传栏前。

“以前，我怕学生物，可现在最喜欢上生物课，张想老师真有能耐，我的大耳朵老师！被评为校级骨干教师，真是帅呆了！”巫云看到张想老师上了光荣

榜，显得异常兴奋，就像自己上了光荣榜似的高兴。

“哼！两个怪诞老师，我可不喜欢他们的眼镜，小脸上戴大眼镜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两个十足的书呆子——竟然还上光荣榜！真是难以理解。”小个子吴大用轻蔑地说。他就站在巫云身边，当他听到巫云大赞张想老师时，他狠狠地仇视了一眼高出自己一个头的巫云，然后愤然转身独自回教室去了。就因为有那么多名同学喜欢两个怪才老师，吴大用显得极不高兴，他似乎不喜欢戴着眼镜的、知识渊博的老师。

“瞎话，你真是无大用，这么好的老师都不喜欢。”巫云看着吴大用走远了，哼哼唧唧地说。

这时，一群女生也来到光荣榜前，陈豆花平时最喜欢李向东老师的数学课：“李老师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，在全市就是响当当的人物了，我的眼镜蛇老师，真的狠！佩服，佩服，简直牛！”陈豆花赞不绝口地说，还伸出拇指在大家面前骄傲地晃了晃，逗得在场的同学们乐融融地笑开了。

“陈豆花，你是马屁精啊，什么眼镜蛇老师，你把老师当成毒蛇了。”巫云打趣地说，“你是女生，为什么不崇拜张想老师？”

“李老师就是优秀，我就是喜欢他。”陈豆花气呼呼地说，并藐视地看了一眼巫云，她似乎不喜欢巫云说她是“马屁精”，“你不也崇拜张想老师吗？你该崇拜李向东老师才对。”

“嗯。哦！”巫云含糊不清地说，他不知道说什么能让陈豆花闭嘴，但陈豆花说话的气势已经压住了巫云，他无话可说了。

“呵呵，我说得没错吧。”陈豆花瞟了一眼巫云，神气地说。巫云狠狠地瞅了一眼陈豆花。

“张想老师好像又被漆树气息骚扰了，她的脸上随时都冒出红点点，也可能是怕羞才红的，因为有那么多人喜欢她。”长得像个男孩子的剪着短发的李童，向周围的女同学说着，“我喜欢听她的课，这次她被评为校级骨干教师，真为她高兴！”说完，李童扮了个鬼脸，和陈豆花同学一起扶肩搭背地向教学楼走去。

“就是嘛。”陈豆花随声附和地说。其他同学也陆续向教室方向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宣传栏前静悄悄的。

一阵高跟鞋的嗒嗒声传来，原来是初一（3）班的英语老师范丽来了，她从光荣榜的旁边路过，看到光荣榜的内容更新了，先是瞪着双眼看，等看清楚后她就像泄了气的皮球——瘪了。

“怎么？又是这两个怪才，为什么就没有我的份？倒霉死了，今生要与他俩奋斗在一起，那些光环都被他们戴头上了——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范丽老师气呼呼地说，她猛地踩了一脚地面，像要把水泥地板踩破似的。

“说什么呢，范老师？”李香老师紧紧跟住范丽老师，她瞥了一眼光荣榜，明知故问地问，“他们俩上光荣榜是件大喜事，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啊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”

“哦，是……高兴……应该的。”范丽老师虚情假意地说，她极力地掩饰着内心的不满和妒忌。范丽老师想，以他们为榜样吗？等着瞧吧，我才不呢。

“嗯，是吗？”李香老师疑惑地摇摇头，向教学楼走去，她教授初一（1）、初一（3）的政治课。此刻，清脆的上课铃声飘过来了。范丽老师气得胸口就像是被大石块压住了似的，她喘着粗气，低着脑袋，径直地向教学楼上走去。

学校出名师了，有人高兴，有人羡慕，也有极少数人妒忌……

课堂上，时间在愉快的笑声中流逝，李向东和张想一起去上课，下课后一起回到各自的单身宿舍。有时候两人相互间借本书看看，接触的机会多了，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爱慕之情，到后来又发展成了爱情。这些都被细心的同事们看在眼里，两人之间的事也经常被同事们拿来作为说笑的话题。在教师休息室里，老师们一边备课改本，一边忙里偷闲地聊着。

“我就奇怪，他俩的耳朵怎么那么肥大，听说还能听懂鹅卵石的对话，山上的漆树气息也挺喜欢他们的”，初一（3）班的体育老师仇钢双臂抱到胸前，若有所思地说着，“还有他们喜欢独处，爱看科学探索类的书籍。”仇钢品了一口鸡冠山上的野生茶叶泡出来的绿黄色的茶水，继续说，“要我说，两位名师结合，本事就更大了，以后我们可要多学着点啊，大家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哼！有什么可学的，可别闹出笑话来了。”范丽老师使劲跺脚后不高兴地把头转向空荡荡的墙壁，她在生闷气，“咱们可是老教师，学校的规矩是以老带新，年轻教师向老教师学习才对，哪里有老教师向新教师学习的道理。”老师们似乎对范丽老师的话题不感兴趣，李香老师故意把话题岔开了。

“他们的眼镜也是一个牌子的，镜片的厚度似乎也相同，是不是一起配来的？眼睛近视的度数也应该是一样的吧？”李香老师用拇指和食指夹住眼镜架向上推了推说，她也把话题直接转到李向东和张想身上来了。李香老师心里不停地揣测着，“今天他俩又看什么书了，不会又是科幻书吧！”

“哈哈……这两个书呆子！一起下课就要到休息室了，我们出个难题考考他们。”玩笑鬼江涛瞄了一眼墙壁上的挂钟，掐准时间后说。教师休息室里的气氛顿时被调动起来了，江涛用食指戳着下巴，诡秘地说，“‘太阳为什么从东边升起，又要从西边落下’，一定能难住他们的，大家注意啊，好戏就要开演啦……”江涛老师教授初一（3）班的历史课。

“还可以问问他们，关于爱情是什么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着，尝试着。”年轻女教师刀草草是初一（3）班的语文老师并担任班主任，她也凑近李

香，开玩笑地说着，“到时候就让他俩说，在座的谁也不许解围啊。”刀草草伸出食指在其他教师面前左右移动着，警告大家到时候不许帮忙。

下课铃声一响，李向东和张想在走廊的拐角处碰上了，一起讨论着科幻书中关于地球吸引力大小的问题，还没到休息室就较上劲了。

“怎么可能没有吸引力，你看书本掉地上，就是因为地球有引力，才往地上掉，不往空中飞。”李向东说着，还亲自把手心里的数学课本抛向空中，“看到没？书最终还是回到地上来——哦，你的物理是怎么学的？我有点难想象……”李向东推了推眼镜架，准备继续说服张想。巫云赶紧把地上的课本捡起来并递给李老师。

“那当然了，书本受到地球的引力，所以回到地面，连灰尘那么小的悬浮物都受到地球的引力，更何况书本——你怎么把书本扔地上啦，蠢物！”张想不满意李向东的解释，一脸的不高兴，语气里满是责备地说。

“你才是蠢物呢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，简直是误人子弟。”李向东的脸涨得通红，毫不留情地说，“真是难以置信，你是学物理专业的吗？”李向东说出的“吗”字，让张想听了极不舒服，但在那么多学生面前，张想表现得过分的冷静，要是在没人的地方，李向东的额头上早被张想的食指敲得嘣通响了。

教学楼的走廊里到处是课间休息的学生，同学们好奇地看着边走边争论问题的两个怪诞老师。

“噢，两个怪人不分场合地争论什么呢？”吴大用看着身边走过的张想和李向东说。争论过后，李向东和张想就没有准备去休息室，怒气冲冲地回单身宿舍去了，而且是一前一后的低垂着脑袋回去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李向东生气时，习惯性地用右手不厌其烦地去推眼镜架，就要把眼镜架推到额头上似的，还使劲地眨着眼皮，想尽力说服对方。但张想不吃他这一套，看都没看对方一眼，低头就朝前闯，眼睛专注地看着地面，甚至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耳朵像塞进棉球似的，没有一点服气的样子。

本来想找点笑声的同事们连他俩的影子都没见着。

“又较上劲了，还好只是斗嘴，没闹翻天。唉，真是冤家！”李香老师又是摇头，又是叹气地说，她也回教师宿舍去了，就想看看李向东和张想会争论到什么程度。

两人一进单身宿舍就各自把门砰地砸上了，连午饭也没有出来吃。

唉！一说到他俩，同事们都认为他们是天底下的仇家，但也是最合适的一对，性格、爱好以及长相是出奇的像，还有那不服输的个性更像。

第二天，太阳出来了。鸡冠山上的漆树气息又蹿到学校里来了，它们扭成团，在校园上空游荡着，躁动不安地等待着机会……

“就找他们去，只有他俩才能拯救我们，多骚扰几次，留个深刻印象。”

漆树气息们嚷嚷着，随时可以飘落到人们身上。等漆树气息靠近地面时才看清楚它们的样子——就像许多绿色的粉尘夹在风中，远看过去就像一根根扭动着的粗绳，在人们头顶上空乱晃。漆树气息是专门来找李向东和张想的——两个人刚好上完课，从教室里走出来，一头就撞上漆树气息。

“不好，快跑！那些烦人的东西又来了。”李向东刚抬头就看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漆树气息，感觉不妙后掉头就跑，但他没有忘记提醒张想，“张想啊——快往宿舍里跑！”这也是今天李向东对张想说的第一句话，就因为昨天的争论，两人还没有消气吧。

他们从不同的方向飞跑着回单身宿舍，但没有跑过漆树气息游动的速度，还是听到从空中飞传来的声音：“我们不喜欢那些雨点，非常特别的雨点，落到我们身上就像你们现在的感觉——又痒又痛！好难受啊，帮帮我们吧！只有你们能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，求求你们！”那声音是漆树让漆树气息带来的，它们带着埋怨加祈求的语气继续说着。

“还有那难闻的气味，被风带到这里来，导致漆树绿叶就要凋落了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枯萎了……今天在这里与你们说话，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说呢。”接着，空气中传来树叶簌簌飘落的声音，就像树叶瞬间同时凋落，满地都是绿叶的悲惨场面。

上午两人的脸上还是好好的，一到中午，满脸都是红肿的块状物，羞得难于面对学生，一上完课就往单身宿舍里钻，不好意思再抛头露面，只有等晚上出来溜达了。

“已经劳累了一天，晚上我们可以到河边散步，到时候我来叫你！”张想的声音从墙壁里穿过去，墙壁似乎变得柔软了，就像一块布帘子隔在两间单身宿舍之间，“我的脸痒得难受，可恶的漆树气息！不过，还得谢谢你的提醒。”

“好的，到时候见！”李向东的话也是从墙壁里穿过去的。多懂事的墙壁！隔在两人之间，竟然又不隔音。

夜幕降临后，两人趁着月色悄悄地来到河岸边。

“我们的朋友来了，大家都说话吧。”一个粉色的鹅卵石首先看到有人来了，向旁边的鹅卵石报告着，“看来他们的情况不太妙，但大家还是说话吧，他们难得有时间来。”接着，河岸边顿时热闹了起来，河面上闪动着无数的影子，鹅卵石开始释放热气和光芒。

“我们是方形的，怎么就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我不喜欢河边，还是在山间以松树大哥为伴舒服。”红白相间的鹅卵石哭丧着脸说，“我的一生都在翻滚中度过，太辛苦！”似乎还能听见鹅卵石轻轻地抽泣声，只不过是断断续续地传来。

“怎么了？现在你生活得不是很好吗，把水面当镜子照照去，小朋友们到河边捡石头，第一个就会看上你的。”旁边的鹅卵石安慰着说，还轻轻地荡起点

笑声，“现在的生活是无奈，但也要坚持。”

“有一天，松树大哥被斧头砍走了。不久，暴雨来了，我就连滚带爬地被洪水带到山脚下的小溪里，在不停地奔波中来到这里，”那块红白相间的鹅卵石伤心地抽泣着，“成了现在这样，但这种生活似乎还没有结束。哪天洪水来了，我还得继续被带走，直到什么都没有留下，我讨厌这种流浪似的生活。”此时，周边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呜咽声，整个河岸沉浸在悲痛之中。

“人们也讨厌我们，河床抬高了，周边的农田经常被洪水淹没，都说是因为我们把河床故意抬高了。”一个躺在水边的鹅卵石诉说着苦衷，“但我们是不幸才已被洪水带到这里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，但很少有人同情和理解我们。”

“朋友们，别难过！在河边能聆听水声，白天能烤到暖阳，孩子们会来看望你们，晚上有月亮想着你们，还有我们常来听大家说话……”李向东对鹅卵石说，他在尽力安慰着鹅卵石，但心里却是另一般滋味——苦涩的滋味。

张想慢慢地蹲下身子，从河水中捞出一块会发光的鹅卵石，捧在手心里，鹅卵石湿淋淋的，仿佛都是泪水，是鹅卵石的泪水。张想的眼眶里也闪着泪花，水面上撒满了月光，似乎到处都忽闪着泪光，整条小河都闪着泪光。

“是啊，一阵暴雨过后，你们就来到这里了，这不是你们所能改变的，所以你们要随遇而安。”张想也在尽力安慰着鹅卵石们，“凶猛的暴雨汇集成的河流会卷走很多东西，现在下暴雨已是平常事了，说来就来，让人猝不及防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们结婚吧，也许你们的孩子更能听懂我们的诉说。昨天，微风从远方捎信来了，说是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奔波了，因为有一个智慧人会改变这一切，但他还没有来到地球上，正在宇宙天庭中摘桃子和数桃树呢。”鹅卵石们一说到微风带来的好消息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，整条河里传来了嘻嘻哈哈的笑声，“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，帮他们把婚礼办得热闹些。”

“当然，微风带来的消息里还说到，也许他们的孩子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气呢，说不定他们的孩子就是宇宙世界的拯救者。”一个满身是水珠的鹅卵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它轻松愉快地说，“希望到那时，我们不会在洪水中翻滚到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月色下，鹅卵石的好意却把李向东和张想羞得满脸通红，他们低头不语，那种羞涩的样子被夜色笼罩着，只有闪烁着的鹅卵石能看到。此时，两人的手在鹅卵石的帮助下，握到了一起，这是两人第一次手拉着手走。他们身边到处是飞舞着的鹅卵石，此刻他们就像缓缓地踏上了红地毯，身边涌来热烈的掌声和愉悦的笑声……

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的一天，两人终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走进婚姻的殿堂。婚礼是梦幻中学的方校长主持的，在礼炮声中两人第一次久久相视，第一次紧紧相拥，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热烈相吻……

那天是周末，太阳就要从鸡冠山山尖滑落下去了。校广播室里播放出轻快的婚礼进行曲，学校的运动场上站满了前来祝福的人，人们站在红地毯上，头顶上方悬着无数彩灯。张想和李向东站在人群中，与前来祝福的朋友们交谈着，问候着。突然，张想就像一只陀螺般旋转个不停，只能看到一个影子在高速飞转，等慢下来时张想已是一身中式碎花长裙礼服，上面点缀着无数颗大大小小的鹅卵石。刚才还是一身休闲服的张想，马上就变出一身红艳的礼服，这让在场的人们无不瞠目结舌。

“哪来的礼服？”刀草草从半张着的嘴巴里冒出话来。

“是啊，哪来的礼服？”江涛也问。

“噢，太美妙了！”张想双手抓住礼服，她无法想象地左看右看，“真是漂亮的礼服！”

“今天你真美，我看到你全身上下似乎罩着淡淡的粉色，那一定是鹅卵石来祝福了，真得感谢那些小精灵们！”李向东从眼镜片里仔细地看眼前的新娘，他充满爱意地说，“我看见了，小精灵们在帮你穿上礼服，它们不想让灰尘弄脏它……”张想笑了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李向东说自己美，激动地再一次拥抱在一起，两人的身体同时浸在暖暖的粉色中。祝福的人们把两人围在中间，人们一次次地为两人的拥抱鼓掌、欢笑。

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鹅卵石们无声无息地跃到学校的运动场上，它们突然开始绽放光彩了，运动场上空飘浮着无数的鹅卵石，并源源不断地闪烁出色彩绚丽的光芒，在场的人们无不惊叹、称奇。

“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彩色的碎屑从天而降，闪着各色光芒，缓缓地飘落下来，播撒到婚礼场上……浪漫的婚礼，我第一次见到梦幻般的婚礼场面。”李香老师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惊奇地尖叫起来，还伸手去捧彩色的碎屑。场上的人们惊得张大嘴巴看着，他们没想到鹅卵石竟然会发光、游动……人们头顶上悬挂着的彩灯瞬间熄灭，取而代之的是鹅卵石的光彩。一颗颗鹅卵石就像一盏盏色彩艳丽的明灯，到处飘闪着，照得运动场上亮堂堂的。

那些彩色的碎屑就是河里的鹅卵石释放出来的，鹅卵石们吸饱了太阳的光热，在婚礼这天把最美的光芒送给了这对新人。鹅卵石长了翅膀似的，在运动场上空飘来飘去的，还发出叮叮当当悦耳的声音，有的甚至飘到人群里来。在场的人们都仰望着，伸出双手去捧，但鹅卵石靠近手心时又调皮地闪开了。婚礼上到处是人们的欢笑声和祝福声，还有鹅卵石相碰发出来的清脆得如风铃般的声音。

到场的人们都陶醉了，经历着今生难得遇到的特别的婚礼场面——这是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婚礼场面，这也是让人终生铭记的婚礼场面。

方校长就站在人群中，他愣愣地想：我在梦幻中学教书已三十多年了，从未看见过河里的鹅卵石竟然是那么美，它们竟然会闪光，竟然会发出悦耳动听的



声音……鹅卵石的样子就是一张张欢笑着的娃娃脸。

范丽老师也来了，看着两个大耳朵那么亲密，她羡慕得要死，嘴巴里就是吐不出一句祝福的话。我就说是两个怪胎，鹅卵石都来凑热闹。等一会儿，说不定漆树气息也要来凑热闹了，还是赶紧走。范丽老师心里想着，鬼鬼祟祟地就要离开婚场，担心回去晚了，会被漆树气息盯上。突然，一颗鹅卵石碰向她的脸，来不及闪躲的范老师仰面摔倒，重重地坐在红地毯上。

“鬼东西，真吓人！”范老师恼羞成怒地骂道，身边没有一个人伸手拉她一把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仰头看着空中的鹅卵石，全然不知摔到地上的范老师。接着，还有鹅卵石想撞上来，范老师只好狼狈地站起来，边轻声地诅咒，边灰溜溜地躲避。

“要是我结婚时也这么美妙就好了！”江涛看着到处飞舞着的鹅卵石，羡慕极了，“我很想和你们做朋友，漂亮的鹅卵石们！等我结婚时，你们一定要为我祝福！到时候，我到河边邀请你们，一定要赏脸啊……”今天，江涛老师显得特别兴奋，对着面前的鹅卵石说个不停。他脑子里却幻想着自己结婚时的场面——到处是彩色的鹅卵石。

刀草草老师就站在江涛的身边，她完全沉浸在与鹅卵石的亲密接触中，巴不得往怀里揽进更多调皮可爱的鹅卵石。刀老师仰起头，心里一次次地呐喊着：“我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想结婚啦……就现在……此时此刻……”

悬在空中的一颗鹅卵石带头嘭的一声炸开了，接着很多鹅卵石也炸开了，整个婚礼场面就像响起了热烈的礼炮声，也像是五彩缤纷的奇异礼花在空中绽放。在场的亲朋好友们都静下来了，大家知道下一个节目即将开始。这时，从河岸边慢慢飞过来一排排亮晃晃的酒杯，杯里盛满红酒，飞到了球场上时竟然悬浮在客人的面前，等待主人采摘似的。

“红酒，哪来的？”仇钢握住酒杯，好奇地问。

“是啊，哪来的，红酒？”刀草草也在问。江涛迅速握住高脚酒杯。

大家手里都握着酒杯。方校长端着酒杯站在张想和李向东的身边。

“今天是李向东先生和张想小姐结婚的喜庆日子，现在请大家举起酒杯，让我们共同祝福这对新人幸福、美满，早生——幻想家。大家干杯！”方校长对着来宾说着祝福的话语，他还有意地把“早生幻想家”五个字强调地说出来。

方校长呷了一口美酒，舒服地咽下，满脸的皱纹笑得堆在一起。这两个爱顶嘴的、个性强的人就要生活在一起了，不知道是否会长久、顺利？方校长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着，祝福着。

婚礼场上的人们欢呼起来了，大家齐喊着干杯，一起饮下了凭空而来的美酒。之后，空酒杯也消失不见了。接着，河岸边飘来了许多个果盘，悬在人群之中，他们边品尝着水果，边闲聊着。孩子们在红地毯上时而互相追逐，时而与鹅